

◎王淑春文集

叔
士

——
河南王氏兄弟

王淑春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怀土

——河南王氏兄弟

王淑春 著

R4150.04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怀土：河南王氏兄弟/王淑春著，-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
2003. 10

(王淑春文集)

ISBN 7-104-01843-3

I. 怀… II. 王… III. 自传体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4291 号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：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

246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0.25 印张

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1-1000 套

ISBN 7-104-01843-3/I·740

定价：50.00 元(全三册)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小说《怀土——河南王氏兄弟》讲叙了清朝出生的王氏三兄弟，因故走上了农业与治家、开锅炉之路，他们的在清朝末年、民国出生的儿女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。他们在不同的年代与境遇中，都在为生存、为理想、为荣誉而奋斗着。无论怎样，他们都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故土。

作品生活真实，内蕴深刻。

目 录

一、时区去接回故土探亲的四哥了·····	1
二、在战时中学时·····	2
三、枝辈三叔伯·····	10
四、家里的内人们·····	59
五、私己银·····	80
六、操心·····	102
七、心衰·····	125
八、力竭·····	151
九、重振家业·····	184
十、各奔前程·····	206
十一、界线·····	248
十二、互通音讯·····	285
十三、气象会士时鼎的海峡两岸亲身经历·····	298
十四、在这一片故土上·····	307
后记·····	317

一、时区去接回故土探亲的四哥了

这是一九九一年的清明前夕。

时区得知四哥时鼎受北京国家气象局的邀请，自台湾坐泰航CI601班机飞抵香港，转中国国际班机直飞杭州。时值清明，准备先取道回家“祭清”。他来信时说：他小时候最不会忘记的是“祭清”与过年。特别是清明节，因同一祖宗而一起浩浩荡荡地上坟山“祭清”，至今依然很深刻。而且时鼎已坐火车至金华，雇车抵达永康，在宾馆里住下了。

他对珠香说了声，“我到城里去接时鼎了。”他说着就将自行车推出了铁门外，随即就上了自行车。

这一消息就像一片彩云托住了自行车似的，既轻快，又充满了喜悦；往事又像风儿一样地吹动着那一片彩云。四十五年过去了，曾经的故土上的沧桑，它所负载着的亲情，被他深深地埋藏在心底，又像鱼池里的红鱼儿，时而浮在水面上的蕴草里游动着。

他想起了他与时鼎的童年，以及他们的读书，时鼎就是在战时中学喜欢上气象的。

二、在战时中学时

那时，时区在永中读书快毕业了，他已觉察到了大家庭中藏匿着的危机，分家就像正在蕴酿着的火山一样，爆发只是迟早的事。但愿自己能如愿地完成学业，离开这个整天要往泥土里挥洒汗水，使自己处于腰酸背痛而疲惫得几乎不能动弹的地方。他去了一回爹娘的墓地，看着墓地上长着的枯了又抽青、青了又枯萎了的草想：我又能怨谁呢？谁也不能怨。父母生前都在为自己的儿女尽到了自己的责任，大伯在尽一个家长的最大的努力，玉基想分家也是她的自由。我不能再期待什么了。我得自立，靠自己谋生去！

从此后，他在吃饭与睡觉时都想：我毕业后应该怎么办？怎样才能离开这个家呢？离开河南，就像大雁那样地飞到远方去。

国民党县党部到永康中学动员学生参军抗日说：十万青年十万军。并说：抗日胜利以后，要读书的就有书读，要工作的就有工作。

正在为自己的前程而焦虑的时区，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他明知自己的年纪小，而且身体也瘦小，却仍期待着那幸运之神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。

那是一个非常热烈的场面。谁都想去参军抗日，谁都争着抢着地前去报名参军。他也在人群中拼命地往前挤去。

“时区。”有人在叫他。

他一转脸，看见是县党部的工作人员——原来的小学体育先生在叫他。他意想不到他在此时认出了他曾经的学生，于是尤为激动地叫了一声，“章先生。”

“你在报名的同时也参加国民党吧。”他说着就将一张表格递给他。“你参加国民党后会另有好处的。”

“噢。”他应着接过了表格。他心里格外地高兴。这真叫做：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；没想到这好事竟成双成对地落在了自己的身上。

他填好了表格，随后就去体检了。那体检很严格，竟然没够上，那好事也就成双成对地没了。

已在战中读书的时鼎写信告诉时区，并在信中说明了去战时中学读书时须带的东西：陷区证明，还须带上君毅高中一年级的证明。

他激动地去约同班同学说，“你们去战时中学读书吗？去战时中学读书的话，吃住都是免费的。”

“我去。”荣碌与朝堆说。

“我也去。”振岩说。

他们四个人随即就去开了陷区证明，又去开了一份君毅高中一年级的假证明，然后就准备去了。

“大伯，我也到时鼎那里去读书了。”

“与谁去？”

“两个同班的同学。”

“小叔，小婶，我要到战时中学去读书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去？”

“就去。”

他与见面的亲人们告辞了以后，就挑起了三十多斤重的行李，与挑着行李到河南和他一起会合的荣碌与朝堆一起到缙云去

约振岩了。

虽然面前是一个动荡不安的、充满着饥饿、疾病与杀戮的世界，人们在心里头篆刻着人生的创伤，郁积着人生的忧虑。尽管那些有爹娘的孩子，是挤在一个极其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的，过着以茶代酒、以羹代饭、以萝卜代肉的日子；那些没有爹娘的孩子，也许吃着白米饭，能吃到一块肉，但他们同样在感受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快乐气氛，那就是一年中最后的最大的节日即将到来了。

他们走过去的村镇，都溢满了平日没有的那一种去旧迎新的迹象：掸尘、贴斗方窗纸、准备年货、赶制新衣新鞋等等。

“啊！你们来了。”振岩大声地喊道。他已等候多时了，一看见他们，连忙迎上前去，然后将他们带到家中。

只要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一起，就是目标，就是温馨与幸福。他们在他家吃饭，并住了一宿。于第二天一早，振岩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，三个人一起挑了行李向目的地出发。他们都不像对于出门人祈祷平安的亲人那样地担忧着，总会有那么一缕的悲伤从心里掠过去；他们离开故土离开家，没有悲伤，也没有留恋。他们憧憬着未来，充满着信心与愉悦；前程的呼唤，使他们奋起向它走去了。

他们挑着行李走啊走啊，走到缙丽交界处的国民党二十一师的驻地了。时区对他们两人说，“我姐夫在二十一师做团附，我姐姐也住在那里，去找我姐夫、姐姐去吧。”

淑宛对于他们的到来甚是高兴，与超群客气地招待了他们，并安排了他们的住宿。“你们是到什么地方去的？”

“战时中学，到时鼎那里读书去。”

“这很好。”超群说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给他们安排了两个担夫，为他们去挑行李

送行。他对担夫说，“你将他们送到丽水吧。”

担夫将他们肩上的行李都揽了去。他们感到了卸去担子后的轻松，一路上又多了几分的快活与浪漫。直至抵达丽水，那两个担夫才将那些行李一一地还给了他们。他们继续挑起行李往前走，走啊走啊，终于走到龙泉，在陷区失学失业青年接待站里，搁下了肩上的行李。

“你们是来干嘛的？”接待站登记处的人问。

“我们是来登记的陷区失学失业青年。”

“谁担保？登记要找担保人的。”

“我姐夫是师管处的应征少将，还是让他担保吧。”

他们就此登记了，领到了路费，接着又挑起行李从龙泉坐车到福建蒲城去。他们坐的是老爷车——木炭车，到了上坡就呻吟着开不动了，于是大家都爬下去推。大家使足了劲，“哼唷！咳唷！”地将它推上了山坡，木炭车才又开始启程了。就这样，一路上开开停停、停停开开，终于到达了福建蒲城。当他们挑着行李从车上下去，才知道这是过大年的日子了。他们找了一个地方住下，随便地吃了一些东西。

蒲城被大年的欢庆气氛所笼罩。人们都祈祷在新的一年里能吉祥如意，不再重复过去的恐惧不安、饥饿与贫穷。年初一，天气很冷很冷，天上挂起了密密麻麻的大朵大朵的雪花屏障，而且很快很快地在地上、树上、屋顶上、山上垒积了起来。蒲城人出门了，碰见了亲友、熟人就相互作揖说，“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”

“也许他们这就叫相互拜年了。”他们看见了这一番祝福仪式，颇觉异俗节礼的新奇，不觉伫足观看。

“这才叫拜年。碰见时，相互对拜一下，说句吉利话。”

他们问明去崇安星村的路，也顾不上前程都是高山峻岭，又

是下雪天，得走好几天才能到达了。他们在脚里裹起了棕片，又绑上了竹片，挑起了行李，在天上的飞雪中与地上的积雪中，一步一陷地往前走去。当在家里拢着火爐时，或睡在温暖的被窝中时，看着窗外的白雪，总是那么地惧怕寒冷；当他们在这山岭的积雪里跋涉时，风雪虽然无情地吹扑着，然而内心的希望却像一团火一样地在激励着他们。倘若在一个不快活的处境里，或许还是赤脚走进雪地里来得热乎，因为走着走着也就不觉得冷了。

他们挑着行李上山，而后又下了山，路上遇到了一个寺庙，看看天色将晚就此歇下。第二天一早又继续赶路。如此一连走了三天，才抵达崇安星村陷区失学失业青年招待所里。在那里吃住是不需要交钱的。

不久，这个招待所转移到了武夷山山脚。那是个流传着许多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打仗的故事的地方。武夷山山头易守难攻：山头上是红军，山脚是许多国民党阵亡的官兵；山脚还有一个国民党官兵的烈士陵园哩。那里的山峰非常地陡峭险峻；据说山上有房屋、有水池，就像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一样。

“时区，我们去登山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

荣禄与振岩去攀登山峰了，他却因自己的年纪小而未敢去。

他们在这个招待所吃住了半个月后就分散了，他们被分配到各战时中学去读书。时区到了江西铅山国立第三战时中学高中一年级读书，使他感到意外欣喜的是：不仅跳了班，而且还与时鼎同班，使至在那远离家乡的地方依然亲情浓浓。他想：要使自己离开故土，离开那个家，就得读好书，将来做工程师去。他的数学成绩也特别地好，对它研读的兴趣也特别地浓厚：先生没有教，已将习题做好了。

在战时中学读书，虽然读书吃饭都不要钱，然而饭是要抢着

吃的；手脚慢一点的吃不饱犹可，甚至还抢不到饭吃；且每餐的菜，也都是黄豆煮汤；学校里的师资也不足。

同学们纷纷地起哄：

“难道说，我们就在这里挨饿吗？”

“难道说，我们就在这里没有书读？”

“我们去将校长找来！”

同学们去将校长找来了。

“我们要吃饱饭！”

“我们要书读！”

“同学们！”校长无奈地说，“我们现在正在抗日，正在与日本人打仗；我们现在是在后方，应该去认识这个形势，应该去接受这个事实。”校长长言短说，说了以后就想走了。

然而同学们依然向他喊道：

“你不答应不能走！”

“我们要吃饱饭！”

“我们要读书！”

“行！行！”校长看见同学们很激愤，就连忙先给自己找了一条缓兵之计。

“你要是说话不算数呢？”同学们质疑着。

“叫江西铅山河口商会担保。”校长说完走了。而后一切却都没有兑现，也就没有再去找他了。

一个健康的青年，那肚子可是极其小气的；给他少吃，他就受不了了；如果一餐没得吃，那就更是受不了。当乡友们碰到一起时，就商议起了怎样去填饱肚子的办法？

“这里到处是山，山上总有可以吃的东西吧。”

“去采野果。”

“去挖竹笋。”

星期日，天是那样地慷慨，将满天的雪花接连不断地送抵大地，这能吃吗？要是下这样白的面粉就好了，可惜它不是。他们约好去山里，踏着数尺深的积雪去找野果与竹笋，然而只看见那一根根很大很大的毛竹，这毛竹能吃吗？

他们商议着：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还是去问问战时中学的厨房：他们需要柴火吗？”

他们一起到厨房去问厨房师傅，“你们需要柴火吗？”

“厨房不需要柴火，还什么地方需要柴火呢？”厨房师傅奇怪地看着他们说，“不用柴火，生米能煮得成饭吗？”

“我们将柴火给你送来。你能给我们一点猪油与盐巴吗？”

“好吧。”

一笔交易做成了。他们借了砍毛竹的东西，用粽叶绑住脚深深地陷入雪地里去了。他们爬上了雪山的竹林里，砍了毛竹，将毛竹半背半拖地送到厨房里去，换得点猪油盐巴拌饭，算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。有竹笋了，他们就到毛竹山里去挖竹笋。

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：去抓药换豆吃。他们到药店里开了一个处方；茂良专门学会了校长的签名，他的签名几乎可以以假乱真；就凭着他的签名，一次就能抓得几副中药，然后拿这中药去换炒豆。这样一来，大家就都能分得一点炒豆嚼嚼，尝尝味了。

人们对他们没有办法，称他们为“丘九”；一看见他们就说，“这群丘九来了。”人们称呼兵为“丘八”，称呼他们为“丘九”；认为他们比兵还多了一级，也就比兵更厉害了吧。

夏天是痢疾、疟疾流行的季节。由于缺医少药，大家就那么地看着一个乡友尝受那病痛的折磨，看着他那么地瘦下去，最后像油灯那样地枯竭而命丧异乡了；大家默默地将他葬在了那里的

山上。

抗日胜利，战时中学就搬到玉山去了。在玉山，学校里也没有什么设施。国文先生是上海逃难来的。时鼎很喜欢这一个国文先生。他将他选取的教材，例如：多尔袞致史可法书、史可法的答书、李陵答苏武书等，都背得很熟很熟。他在初中一年级第一册中的第一篇文章，就是鲁迅的《秋夜》。那时的国文先生，经常在抗战时期第三战区的《东南日报》里刊登文章。从他的口里知道了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张天翼、沈从文、冰心、萧乾、艾芜等等的新文学作家，他要他们凑钱买一些新文艺作品。他还记得，萧红的《生死场》，是鲁迅给她做的序。他因一般的旧小说已看过了，就又迷上了新文学：巴金的《新生》、《灭亡》、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，茅盾的《子夜》，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、《阿Q正传》；后来就开始贪看起了翻译小说。

他们由战时中学在饭店里包餐给他们吃；住在大祠堂里，时区与时鼎就睡在一张床上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。他们都很认真地读书，都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；在他们的故土上——

三、枝辈三叔伯

阿爷十三岁时被长毛带走，并已过了三年了。

一日夜里，阿河在梦中听到有人叫他，“阿河！阿河！今年福建的香蕈很多，到福建去做香蕈客吧。”阿河从梦中醒来以后，梦中的叫声清晰地在他的耳朵里响着。

窗外是银白色的月光，投在桌子上就像一块很大很大的银元。他想：这一定是神灵的指点，是神灵叫我到福建去做香蕈客的。假若我到福建去贩运香蕈，一定能发财；这是我的好运来了。他越想越觉得这个梦来得蹊跷，越想越觉得应该马上去做香蕈客。时运，就像昙花一样地很快就要逝去的。

“我明天要到福建去做香蕈客。”他推醒了内人，并重复了一遍说，“拣日不如撞日。明日一早，我就要到福建去做香蕈客了。”

“你是在说梦话是吧。”内人懵懵地啜嚅着，接着又烦躁地说，“你不睡觉，也吵得别人跟你睡不着！”

“我现在与你说真的，我真的要到福建去哩！”

“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的？”

“我明天去吧。”他怕暗中得罪了神灵，泄露了仙机，所以就不愿吐露梦中真情，只是又说了一句，“我明早去福建就是了。”

“福建有个金元宝，在等你去捡了。”

“多谢你的吉言了。”

阿河与内人早早地起来收拾行囊。内人做好了早饭；他吃完了早饭，背起行囊就到福建去了。他每天紧趟路程：天很黑很黑地才找地方歇宿，天没有亮就起来赶路，也顾不得天下小雨路滑；他走了许多日子才到达福建，那里的香蕈果然很多很便宜。阿河过往九龙山脚时，看见了一个少年，很像被长毛带走的——本村的秀才作都公的儿子宝书；于是就伫立着，只顾盯着他细细地看。

“阿叔，你是哪里人？”阿爷也热乎乎地看着他。

“河南。”

“认不认得七间楼下的秀才作都与他的小儿子宝仁？”

“认得。我们是本家。”他接着问，“你认得作都？难道你就是作都的儿子？宝仁的哥哥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重复了一遍，“我就是作都的儿子，宝仁的哥哥。”他说，“你给我捎个口信去，就说宝书在九龙山脚喏。”

阿河一将香蕈干挑回去，就去七间楼下传报音讯了。家人听了以后，仿佛从天上掉下桩喜事来似的，随即又托阿河去将阿爷接回来。

桂林公是长毛中的一个军官。他从军前因家中贫穷，所以也就没有婚娶过；他将十三岁的阿爷带到福建做义子。长毛毁灭于内讧——争权夺利了；他就隐姓埋名地住于福建九龙山脚，与阿爷过起了或种庄稼、或上山砍柴、或去卖柴度日的樵农生活。

也许是在进行同样的劳作，使阿爷想起了家乡的田地与山丘、庄稼与柴禾。桂林公看见他呆呆地看着山峰问，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当阿爷看见他关爱的眼光时，就不想让他知道他心里的怀念了。

“我是回不去了。”桂林公说，“我是被官府捉拿的人，一回肯定要被抓了去的。看来我这辈子只能在外地做樵农，而不是在家乡做樵农了。我很幸运：有你这么个义子在我身边，与我相依为命，也就并不孤单了；等日后给你相个好姑娘，给你娶个好媳妇，给你成个家，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注心事了。”

“谢谢义父！我才十六岁呢。”

“十三娘十四爹，还是等缘分吧。”他回家拿出一块布说，“这一块布给你做衣服吧。”

“谢谢义父。”他自从与阿河见了面，并且向他传递了自己的音讯后，又是兴奋激动，又是怕被桂林公发觉了。

“宝书！”他叫道，“你这几天为什么会那么地高兴？是遇见喜欢的姑娘了吗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看见你高兴，我也高兴了。”

“谢谢义父！”他说，“山里的香蕈很多很多，我去采香蕈吧。”

“好的！我今天到市里去卖柴，再买点荤的回家，我们父子俩好好地喝一杯吧。”他挑着柴担去市里将柴卖掉，又买了块猪肉回到了家里，听得有人在外面喊，“宝书！”于是就从屋里走出去。他看见一个挑着香蕈干的带着外地口音的男人，遂心生疑虑地去问，“你找谁？”

“宝书。他是永康河南人。”

“有吗？”

“一个多月前，我在这里见过他。”

“那么说，你是认得他的？”

“认得！当然认得！岂止认得，我们还是本家呢。”

他的心里明白了：怪不得宝书会那么地高兴。他想起了阿爷